

在云南园

的日子

郭淑云

云南园作为一个文化与教育的符号，
是难以磨灭的，
只是今昔云南园的迥异，
又有谁能说得清楚……

在云南园的日子

郭淑云著

《再出发文化丛书》

主编 原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书名：在云南园的日子

作者：郭淑云

协调：韩瑞琼

打字排版：彭竹生

封面设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231座#02-27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63379552/Fax: 63369130

印刷：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初版：2007年10月

定价：S\$18.00

ISBN: 978-981-05-8866-3

再出发 往何处去？

(总序)

《再出发文化丛书》总编辑 原甸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期盼，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焦虑。我们是在经济的年增长率方面编织期盼；我们又是在文化的渡口像一个失魂落魄的艄公为摆渡方向而失措。全球化的文化攻势不可避免的存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多元角力，而所有的赌注都必然集中在强势的一端。法国学者菲利普·英格哈德更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预见：“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

我们弱势的文化命运使我们无缘研究在全球化文化大潮中我们的浮标定点。因为对我们而言，整个文化链条上的累累死结已经耗尽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有“剩余”思维思考全球化文化现象的正反效应之时，我们还要殚精竭虑地为我们所特有的文化沉疴负重抢救。文化基本载体的纰孔入水，使到整体文化建设的“事”与“功”长期失衡。

文化载体与文化实质竟然可以如此的被切割，为了载体的存亡，我们已经把文化无底限的简单化和浅

薄化；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在不同的文化王国踔厉风发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疏离空间的量度是令人羞愧的。

“四小龙”固然是经济的金榜，但缺乏文化的底蕴作为支持人口素质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将像单翅之鹰，独对苍茫天地而饮恨。也许五十年后，我们将听到补课的钟声。

我们感怀良深，凭着对自己国家、人民和文化的感情，决心编一套尽可能有要求的丛书，这就是《再出发文化丛书》。我们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也不知道果效又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喝令自己“再出发”的时候，我们当往何处去，因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处处失灵，到处是失控、拥挤和烦躁的喇叭声和杂音的高分贝。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出发，我们总要向前。本书局在另一套名为《四海慈爱丛书》的序言中，十分缅怀希腊神话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他每日推石上山，而山顶却是尖锥形的，巨石无法安置，便滚落山脚了，他的悲剧是一定要完成“安石在山”的任务；因此他的命运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止境的进行推石上山的苦役。西西弗斯据说是辉煌的希腊科林斯城邦的建设者，相信他在苦役中科林斯城邦必在他的心中化成激励的力量。

世界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即连神话与传说也有许多相似。从西西弗斯我们也想到老祖宗的愚公移山传说。这两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励志经典，在实用主义与庸俗主义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愿与文化界同仁时时思考这两个恒古的大傻瓜。

文化再出发，往何处去？

请读者作者帮助我们。

目 录

云南园居·····	1
摧毁与建设·····	4
镜花水月·····	7
在家天·····	10
校园里的鸟·····	12
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15
冷气机里的鸟巢·····	18
蛋壳里的鸭仔·····	21
愤怒的蛇·····	23
一日之后·····	26
日落而不息·····	29
阳台上的盆栽·····	32
屋檐上的野草·····	35
令人窒息的日子·····	37
日子总得活下去·····	40
非典型考试·····	42
不是谣言了·····	45
送你一束宝巾花·····	47
树上的叶子·····	49
落花与园丁·····	52
一棵大树·····	55

山坡上的老树·····	58
树的哀伤·····	60
校园之美·····	62
与霉共处·····	64
洗衣机坏了·····	66
丢失铅笔袋·····	69
吃饭的问题·····	72
客工的碎梦·····	74
儿童观点·····	77
家庭模式·····	80
垃圾邮件·····	82
学期末·····	85
毕业生的悲歌·····	87
睡眠不足·····	89
遥想暑假·····	91
爱是可以忘记的·····	93
要写多少字? ·····	95
无为之治·····	97
加盖走廊·····	99
请关手机·····	101
山洞人语·····	104

不写更糟·····	107
星期六呔语·····	110
年卡的沉思·····	113
自己的影子·····	116
坟与野花·····	119
抗拒退休·····	121
咖啡店·····	123
我的红毛·····	125
告别欲望街车·····	127
其实很想嫁·····	129
老林的遗憾·····	132
生活圈子·····	135
秋天第一片落叶·····	137
噪音的世界·····	140
书累·····	143
可以遗忘的东西·····	146
走道上的死蚯蚓·····	148
丢失的钥匙·····	151
坐在车里·····	153
聆听雨声·····	155
听取蛙声一片·····	157

永远没时间·····	160
在小岛上·····	163
再写诗巫岛·····	166
无知，情何以堪？·····	169
写写回忆·····	171
巴金与萧珊·····	174
两个蓝色的大桶·····	176
半夜的肉香·····	179
楼下的人·····	182
一颗心形的气球·····	185
什么情人节？·····	187
缓慢生活·····	189
后记·····	192



云南园居

来南大教书之前，我从没到过南大校园。很多年以前曾数度从马来西亚柔佛州来到“星洲”，却是过其南大门而不入。已经忘了当时为什么经过，为什么没进来看一看。当年我们很多亲戚和朋友住在新加坡，有血缘关系密切的，也有很多早年与父辈一起南来的乡亲，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后来也都枝繁叶茂了。还记得，小的时候从“联邦”到“星洲”是不必用护照的，长堤这端和那端都没有关卡。那时，“南大”是一个在民间辗转流传的某种教育与文化象征的代码：一个在人群激烈的话语中频频出现的严肃而又清癯的意象。念中学时听人们说起南大，就好象在书本上读到名学者谈北大、清华或台大那样，每每叫人悠然神往。南大成为南洋地区华文高等教育重镇的时候，我还在英校念书。因为是英校生，当然也知道，象北大、清华、台大和南大这样的中文大学，我是八辈子都进不了的。

80年代初，还在马国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些曾经小学教过的学生从柔南的宽柔中学毕业，到南大念书去了。学生回来看我的时候，也带回来南大的消息，谈得最多的是学位在

马国不受承认的烦恼与难以消解的激愤。后来，南大发生大事了，民间沸腾了，自己当然也跟着别人猛追新闻报导。那时看过南大的照片，觉得云南园很美，是一个我愿意去走走看看，拍几张照片做为纪念的地方。那个时候，从没想过十多年以后会到南大来教书，而且驻留了下来。

在南洋岗住了将近七年，渐渐成为云南园“居士”了。我的朋友不能理解，在新加坡这个国度，人们怎么还有可能住在一个一入夜就没有一点声音的地方？在新加坡你不是应该走到哪里哪里都是车都是人都是建筑物吗？常有朋友问，住在校园里，岛国最西最“偏僻”的地区，不会感觉到像被关在监牢里吗？不会闷死吗？怎么会呢？我说。很多人不喜欢住在校园里，通常最大的原因是校园里没有娱乐场所，没去处，太死静了，可是校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宁静。从热闹的檀香山来到南大以后，寂静的日子渐渐多了，感觉非常美好。很多朋友不能理解我竟能在这个校园里一呆就是七年。都说了，一个人爱吃的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

南大校园曾被国际学者誉为“世界最美丽大学校园”之一，不是胡吹的。你只要在南大校园走一圈，就能领会“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意境。很多旧南大生说，当年的相思树早已经被砍个精光，新的南大校园再怎么美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说的也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嘛。可是对我这个没见过旧南大校园的“居士”来说，南大依旧多树，南大的树依旧引人遐思，或相思。今天，走在树下的师生也许不像当年的师生那样洋溢着人文情怀，不能每一个步子都踩出红豆生南国的诗情——但是，云南园里的亭榭小径依然美



丽清幽，南大湖畔的垂柳与棕榈依旧摇曳生姿。何况，近来南大好像又热闹起来了。刚刚在南大湖畔举办过的云南园中秋园游会，应是自南大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闹腾腾的景象。那晚我久久地在湖畔徜徉，湖面上浮动许多灯笼，微弱的灯光映在水面上，好像一个个静止的梦。

是热闹了——虽然更多时候湖面上依旧平静无波，树，依旧矗立无语。

8/10/2003

摧毁与建设

在云南园住下以后，就发现校园内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一项或多项建筑工程在进行着。有时是在把一座旧的建筑拆除，以便在同样的地点换一栋新的建筑；有时是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挖掘，开始为一座新的建筑物打地基；更有些时候是在原有的建筑架构上扩展、延伸或改装；还有些时候是消灭一些在某些人眼中看来是“闲置”的树林子，让出空间来给更多的建筑物。比如说，一年多以前，与我们的住处遥遥相对的，原本是一片蓊郁的树林子。我们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起伏的小山坡和茵绿的草地，美好宁静如心田一抹清流。现在，树林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六层楼高的会议中心与酒店。

喜欢与大自然贴近的人，对一草一木很容易生出情愫，因此很快感受到周遭的绿色在慢慢减少、慢慢消失，内心慢慢荒凉。可是对于看到建筑物等于看到经济发展的人，每看到又一座新的建筑立起来了，眼里会发出光、心里发出赞叹，觉得前景一片大好，万物（建筑物）欣欣向荣。外面的人来到校园里，看到这些永远不停的建筑工程，他也许不太可能



了解被建筑围绕的心情，但他可能会很艳羡地说，你们学校真有钱，怎么老在建。说的也是，自我们搬进来以后，学校就一直在添加建筑，还没有停过。

“建设”是个正面的字眼，也是个积极的概念。但是建设的同时常常也有毁灭，这就叫人神伤了。我们知道，有些地方从来就没有改变的机会，二十年如一日，没有新的建设。没有建设，有时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有时是因为处于边缘地理位置而得不到重视；有时干脆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停滞。“摧毁”二字，其实也很难定义。虽然建设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积极的摧毁，但是，如果没有建设，也可说是消极的毁灭。建设与摧毁，不管你从那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巨大的吊诡，一个铜板的两面。

在这儿，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社会。高高的楼房像雨后春笋那样不断冒出来，取代林野与空地。建筑速度之快，让你触目心惊。

比如说，附属南大的教育学院原本在武吉知马路，刚来时就听说教育学院要搬进云南园来了。很快，学院的场地一下子就被划分出来，绿色的锌板围墙很快立了起来，把工地与外界隔开，工地附近马上就搭起四层的看起来像仓库一样的临时工寮。接着，就看到吊车、铲泥机、载铁条的大卡车一辆一辆象军队一样开进校园，然后就是推、挖、铲、钻。最初阶段，工地上到处是堆得高高的红泥、白白的碎石子、黑黑生锈的钢铁条，还有外行人叫不出名字的稀奇古怪的建筑材料。

由于喜欢在校园里跑步，常常从南洋岗绕着校园的外围

跑，一边跑，一边浏览教育学院的每一个建筑阶段。有时一阵大雨过后，红红的泥水像河流一样流到柏油路上来，景观奇特。现在，教育学院已经搬进来两年了，那一堆米色的宏伟群集建筑占地很大，看起来就好像已经在那儿扎根很久的样子。你简直没法子相信，不久以前这儿原是杂草丛生的荒芜土地。

不说教育学院，不过几年之间，校园里就增加了一座可以容纳五千人的大礼堂，还有生命科学楼、科技大楼、教师公寓和数不清的学生宿舍。你看着一座座建筑从你每天走过的地方冒出来，看着身边的景物急速地在你的鼻尖底下变化，感觉是很奇怪的。校园里还有很多树，有的是侥幸保留下来的，有的是从专门培育树木的园圃里移植过来的。如果树有感觉，我倒很想问问树的看法。

21/5/2003



镜花水月

刚到南大任职那年，接过了一项新任务：建立工作单位的网页。那时工作单位刚成立，什么都在起步阶段，连网页都没有。我懵懵地想，我的专业是中文系，不是电脑科学，制网页岂非捞过界，自讨苦吃？虽然留美那些年日日与电脑为伍，网络流行以后也喜欢上网找资料阅报浏览稀奇古怪的网站，对网页制作充满了浪漫情怀，但是我这文学的脑袋瓜懂得什么网页制作呀？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呢，算是外来的新扫把，狠狠扫他几下，好不好用，还不知道。

硬着头皮接下了工作，积极地专挑好的一面想去：新扫把如何且别管，说不定这就是考验啦！上了两门关于网页制作的课以后，斗胆开始了这一份岂止是具挑战性，简直差点儿就要了我小命的工作。算算，那已是7年前的的事了。那一年多昏天暗地的日子，如今想起来还有些令人心悸。可是，单位的网页就这样从无到有，由我这个从来没做过网页的人在教学与研究的隙缝中每天加班熬夜弄了出来。

那一阵子，每逢周末都带了数码相机，踏遍南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拍摄景物，以备网页之用。那时的数码相机足有

半公斤重，性能与今日的数码相机比起来，有如牛车轱辘之于超音速喷射机。当时拍出来的照片，每一张都是朦朦胧胧地带点雾里看花的虚幻感，都得用数码照片编辑软件加工修饰后才能用。修饰过的照片，慢慢出现在我们网页的“南大校景”项下。我把拍到的校景排列出来，配了相应的诗句，做得很累，但是非常开心。还记得那张关于云南园里复制的南大牌坊照片，我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标之。我的上司告诉我，他一看到那个句子就笑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他是很仔细看制作的网页的。

当时万万没想到，很多照片几年后竟然成为历史性图片。比如说，通往第二餐厅的林子里的黄泥路现在已经没有了；住处对面蓊郁的小树林子也不在了，取代的是会议大楼与酒店；校园外围最西部的荒地不见了，如今是雄伟的教育学院盘踞整片土地；第6宿舍与第3宿舍之间起伏的葱翠山坡也消失了，先进的科技大楼像怪兽一般占据了整片山坡。我来的时候南洋大礼堂还没开始建，现在连南洋大礼堂旁边的山坡与树林也被铲平，填上一栋高耸入云的生命科学楼了。我每一次重看当年拍下来的照片时常觉得心中一阵翻揪。“当年”说起来也不过是几年前吧，而当时的校景却已经成为镜花水月，连那一段日子也如落花流水春去也。想想吧，什么事情都会过去，不管是哀伤、欢乐、愤怒、成功、失败，隔了一段日子再想起那些感受，都会觉得不真切。就连数码相机记录下来的景物，重看之下也不真切了。

我现在已经不再拍校景了，网页站长的工作两年前交给了研究助理。助理亦非电脑专才，也是“硬硬来”的，但是